

主编 张作功 古 夫 / 副主编 蒋书同 汪理智

湖湘文化与 湖南教育

HUXIANG WENHUA YU
HUNAN JIAOYU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主编 张作功 古 夫 / 副主编 蒋书同 汪理智

湖湘文化与 湖南教育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李正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张作功, 古夫主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041-3646-8

I. 湖... II. ①张... ②古... III. ①文化史-研究
-湖南省②教育-对比研究-中国③教育-研究-湖南
省 IV. ①K296.4②G5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9777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45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字 数	277 千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印 数	1-2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

主 持 人	张作功	胡国强			
主 编	张作功	古 夫			
副 主 编	蒋书同	汪理智			
策 划	古 夫				
统 筹	蒋书同	谭小京			
责任编辑	古 夫	蒋书同	谭小京	汪理智	
撰写人员					
开题报告	张作功	胡国强	蒋书同		
第 一 章	古 夫	舒 放			
第 二 章	古 夫	蒋书同	黎梦龙	李云中	舒 放
第 三 章	汪理智	蒋书同	谭小京		
第 四 章	蒋书同	李选才	汪理智	舒 放	
第 五 章	李选才	谭小京	彭凤萍		
第 六 章	黎梦龙	彭凤萍	舒 放	古 夫	
第 七 章	李云中	汪理智	李选才		
第 八 章	古 夫	舒 放	黎梦龙		
结题报告	张作功	胡国强	蒋书同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湖湘文化的源流与内涵	(12)
第一节 湖湘文化之始——屈原与楚文化	(12)
第二节 湖湘文化之源——周敦颐与湖湘学派	(25)
第三节 湖湘文化之流——从传统到近代、现代	(31)
第四节 湖湘文化之魂——内涵与个性特征	(44)
第三章 湖南教育发展概略	(83)
第一节 古代湖南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83)
第二节 近代湖南教育的发轫与发展	(92)
第三节 现代湖南教育的演变与发展	(102)
第四节 当代湖南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113)
第四章 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的影响	(132)
第一节 湖湘文化的爱国情怀与湖南教育的道德 规范	(132)
第二节 湖湘文化的务实作风与湖南教育的求实 学风	(140)
第三节 湖湘文化的创新意识与湖南教育的变革 历程	(144)

第四节	湖湘文化的开放精神与湖南教育的对外交流	(147)
第五节	湖湘文化的民风士气与湖南教育的蓬勃生机	(150)
第五章	湖南教育对湖湘文化的促进	(156)
第一节	湖南教育的授徒讲学与湖湘文化的理论奠基	(156)
第二节	湖南教育的社会联系与湖湘文化的发展契机	(161)
第三节	湖南教育的多元格局与湖湘文化的交互渗透	(169)
第六章	“文”、“教”互动的横向比较	(179)
第一节	湘鄂比较	(180)
第二节	湘赣比较	(190)
第三节	湘黔比较	(201)
第四节	湘川比较	(210)
第五节	湖湘文化与粤文化	(217)
第六节	湖湘文化与闽文化	(225)
第七章	21 世纪湖南“文”、“教”新的结合部	(241)
第一节	爱国情怀与公民道德教育	(241)
第二节	民风士气与民族素质提升	(249)
第三节	创新意识与教育创新、创新教育	(261)
第四节	开放精神与国际接轨	(271)
第五节	务实作风与“强省”效益	(281)

第八章 湖湘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纪动力	(288)
第一节 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	(288)
第二节 湖湘文化和湖南发展的实践模式	(298)
第三节 湖湘文化、湖南教育与“三个代表”	(302)
附录	(315)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开题报告	(315)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研究总报告	(328)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鉴定意见	(351)
参考文献	(353)

第一章

绪 论

湖湘文化博大精深，湖南教育源远流长。纵观湖南历史，二者具有非同寻常的联系。现在，我们掌握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对湖南教育的具体影响以及湖南教育对湖湘文化的推动作用，填补湖湘文化研究的空白，并在其中找出普遍性规律，从一个全新的侧面观照湖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精神的形成程式，使湖南的历史面目更加清晰与完整，这对于当前的湖南教育改革与文化建设，甚至对全国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极有意义的。

湖南教育与湖湘文化可谓是湖南历史上的一对孪生兄弟：湖湘文化的传承是湖南教育发展的文化底蕴；反过来，湖南教育的发展又是湖湘文化传承的优质载体。湖南教育催促着湖湘文化的发展，左右着湖湘文化的兴衰：湖南教育发达时，湖湘文化就兴盛；湖南教育疲软时，湖湘文化就低迷。可以这样说，在湖湘文化的形成与推广中，湖南教育当居首功，而在历代湖南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对其影响最大者，当推湖湘文化。

纵观从古至今湖南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起始、初兴、兴盛与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四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

秦及整个先秦时期都属于这个阶段，历时最为久远。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沅水、澧水、资水、湘水流域地区，湖湘先民率先进入了旧石器时代。考古证明，远在地质年代的中更新世，湖南已有人类活动。1993年在道县玉蟾岩发掘的距今12000—14000年的稻谷和陶片，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片。1991年在澧县城头山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的古城和距今6500年的水稻田，比长江中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大溪文化遗址还要早。据传说，炎帝神农氏就在湖南教先民种植稻谷，死后葬于炎陵鹿原坡。这些都说明，湖南农耕文化的开始是比较早的。湖湘先民在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逐步产生了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逐步产生了团结对敌等习俗观念，并在这种社会性的生产生活活动中，这些技术、观念代代相传。这样，湖南原始的教育也就诞生了。但当时教育尚未从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过程中分化出来单独进行，没有专门的机构、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教育内容广泛，但十分简单；教育手段、教育方法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教育具有全民性和平等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接受同样的教育。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教育比较发达，王室教育和公族教育制度比较完善，庶民的“分业而教”比较兴盛，举国上下都重视“爱国”和民族传统教育。“楚国之教，巧文以利”，这是当时湖南教育发展的真实写照。

（二）初兴阶段

始于汉代，止于隋唐五代，历时1100多年。其主要特点是：有了学校教育，但数量不多，分布不广，发展缓慢，且兴废无常，教育质量不高。秦汉时期湖南学校教育开始发展，《后汉书》中对此已有记载。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学校制度,湖南的学校教育也有所发展,并逐步由中心地区向湘南、湘西等偏远地区推行。隋唐以至五代,国家统一,北人南迁,促进了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出现“湘州之奥,人丰士闲”的景象。加以全国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更加速了湖南教育的发展,官学日趋普遍,私学大量涌现,书院萌芽,人杰迭出。

(三) 兴盛阶段

始于宋代,迄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历时900多年。其主要特点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人才日益兴盛。宋代,全国经济、政治重心南移,湖南教育空前繁荣,地方官学普及,私学广泛兴起,人才辈出。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创立的长沙岳麓书院和太宗至道三年(997)创立的衡阳石鼓书院,开中国书院教育之先河,均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书院。宋室南渡以后,湖南又建书院44所,遍及全省30余县,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堪称全国一流。湖南的文化发展由是大盛,中国理学就肇创于宋,湖南道州周敦颐为理学开山鼻祖。湖湘文化也正式成形面世。南宋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讲学授徒,开创了雄振一代学风的湖湘学派,影响湖南的学风和士风数百年。《宋元学案》一书中说:宋代学术,湖湘学最盛。两宋湖南共举进士936人,为唐代的37倍;科考状元及第5人,居全国第5位。岳麓弟子吴猎、赵方等人在抗金战争中功勋卓著,被誉为“一时之英才”。元朝时期,湖南教育相对衰落,官学普及率不足一半,书院数量仅与南宋持平,但私学仍然不少。据史书记载,有元一代,湖南科举中进士总数达143人,占全国总数的近1/11。明朝时期,湖南教育发达,官学开始走向规模,府、州、县、社学普及,且管理制度比前代完善,义学、私塾繁荣,书院数量超过唐、宋、元三代之总

和，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湘西也办起了书院。

（四）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阶段

清朝时期，尤其是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湖南教育空前发展，官学更加完备和普及，私塾遍布城乡，建有各种书院387所，数量仅次于四川、江苏，居全国第三。民国年间，湖南教育再上台阶，湖南基础教育居于全国前列；工农教育也办得颇为出色。这些都给湖湘文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湖南教育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50多年来，湖南教育事业围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1991年全省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1998年通过了国家扫盲验收，2004年全省122个县市区通过了省级“普九”验收，并有113个县市区通过了教育部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98%。全省小学和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7.98%和86.55%，分别比1992年提高了40.22个百分点和27.76个百分点。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56%，在校生年巩固率为99.59%，同比分别提高1.52个百分点和0.72个百分点；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9.78%，同比提高21.19个百分点，每万人口中有初中阶段学生577.05人，居全国第7位。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比例达到50%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31.33%。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45.4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2.57%左右。

“湖湘文化”，从广义上讲，涵义非常丰富，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而且包括湖南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俗文化”。从狭义上来说，主要是指在湖南这个地方产生和传承的一种学术或学问，它更大程度上是指一种哲学思想。我们也可以将之归纳于地域文化概念之

中。湖南的文化既不同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区域文化,也和江南地区的江浙、粤闽等区域文化有很大差别,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所以我们以湖湘文化称之。

湖湘文化孕育于炎舜时期的苗蛮文化,萌芽于荆楚时期的骚辞文化,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成熟于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而在戊戌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实现了近、现代化的革新。湖湘文化的发展有两大高峰:第一大高峰形成的时间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湖南地区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其作为文化高峰的标志是出现了屈原的《离骚》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第二大高峰是两宋至明清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的伦理主义学术和政治。理学思潮起于两宋之时,故决定了此时兴起的文化即为理学型文化。晚清时戴德诚说:“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钱基博也将楚之屈原和宋之周敦颐称之为湖南的“两巨子”,“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楷模,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

湖湘文化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要素的整体结构,并有多重的功能特征。它的主要内涵和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关心现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传道求仁、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的民风传统。

作为社会大概念的文化势必与社会中的万事万物产生联系,但与教育这个范畴的联系更加显得密不可分、一脉相承。严格地说,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因为社会生活的要求,教育与文化形成大文化进程中的两支。这两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目的性。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表现出一种十分明显也十分牢固的血缘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施行者有着兼容性。在古代的湖南，是没有涵括哲学等大文化因素在内的专职文化人的，他们的表现之路借助的只有为官和办学这两种方式，而为官者也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这个阶段才能达到目的。同时，文化人在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文学艺术或哲学理论造诣时，也往往成为专职的学校校长或老师。湖湘文化有着自己的风格，湖南人亦有着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这样，就造就出一大批声名远扬的知名人物，他们既是湖湘文化的极力推崇者，又是湖南教育的践行者。在近、现代，由湖湘文化影响出来的新学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文化的行为人实则就是教育的行为人，而一大批有志青年在“知识兴国”、“教育兴国”的大旗引领下，也乐于选择二者兼备的生活方式。这在本文前面也列举了不少的例子。

其次，我们看到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载体有着合一性。数千年来，湖南的学馆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是由于湖南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人们追求先进思想，从而舍得大投资、大建设而形成的。湖南的学馆分布均匀，特别在湘南地区的群山之中，几乎每村都有，以至大多用濂溪书院命名。湖南的学馆也十分有名气，现在所讲的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中，湖南就占有两席，而且岳麓书院被人们视为神圣的学术殿堂。这些学馆实则是湖湘文化的温床，因为湖湘文化要寻求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学馆作为依附。我们还可以拉近一些时间的距离，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者的活动地，就是湖南第一师范和其他一些学校。学馆、书院和学校是文人汇集的地方，它给布道者提供隐蔽条件和合法条件，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发展，与这些载体的优越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我们还看到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发展有着交织性。由于二者的行为人和载体有着血缘关系，势必产生交织、融合的行为方式。湖南教育的繁荣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而湖湘文化的

兴盛又进一步促进文化人更加扩展湖南教育事业。我们在前面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到湖南教育的发展脉络和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是同根同源，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于周敦颐理学的问世促成湖南办学成风，关于岳麓书院为核心的湖南学校弘扬湖湘文化，我们无须再进行细致的阐述，因为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到，中国古代选才用人的渠道是学校，而学校所承担的课程仅为对文章的撰写。湖南科举的文章正是湖湘文化的阐述和诠释，湖南能形成“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超出全国其他地区的局面，也是由湖湘文化的繁荣带来的。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血缘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互动关系上，这是本质的统一。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以推崇屈原忠君爱国和贾谊忧国忧民精神为特征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历代湖南教育的重要内容

战国时期的屈原因忠君而被谤命舍汨罗；西汉初期的贾谊因力主改革而遭贬长沙，可谓湖湘文化传统爱国主义特征的源头。这两个人虽均非湘籍人士，但他们那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豁达情怀对后世湖湘人民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一代一代的湖湘士人均以生长在“屈贾伤心之地”而自豪，不但立志继承屈贾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以他们的动人事迹为素材，教育后人弘扬爱国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激励下，湖南的爱国主义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常常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如：东汉末年“天下起兵勤王日（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的豪气；南宋末年岳麓书院诸生“登陴抗金，死者大半”的壮举；明末清初王夫之威武不屈、一心反清的坚贞；戊戌时期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气概；民主革命时期湖南志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精神，等等。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湖南的有识之士都是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诠释和表达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具体表现为“忧国忧民忧家乡，爱国爱社会主义爱湖南”的忧患意识及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传道求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是历代湖南教育的主要目的

东汉时期长沙太守张仲景著有《伤寒论》，创全国病理之论；汉墓帛画《五禽戏》、《军事图》、《湘南》，马王堆出土的丝绸、瓷器、首饰等均堪称世界一流；尤其是东汉时期桂阳郡人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更是影响深远；南宋理学家胡安国在教学中持《春秋》为经世之典；胡宏、张栻等人在各自所倡导的教育宗旨中，都强调“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从而在岳麓等书院中形成一种把心性哲理与经世致用统一起来的学风；晚清岳阳人方功惠藏书 50 万卷，居全国之最。新化刻书业、隆回版画业、麻阳年画均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影响下，湖湘学子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情系子民、关注国运、重视实用学问、具有真才实学和远见卓识，能够治国安邦的经世人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特别是从清朝道光初年到五四运动时期的 100 年间，湖南更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并先后形成五个人才群体，即：以陶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道光年间人才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咸丰、同治年间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光绪年间人才群体，以黄兴、蔡锷等人为代表的辛亥革命人才群体和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时期人才群体。虽然这些杰出人才成长的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不受湖湘文化特别是经世致用学风

的影响。

3. 汇合百家、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是历代湖南教育的重要方针

湖湘人民素来善于吸收一切先进的科技成果,融合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有着在吸收和融合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的卓越能力。在传统的湖南教育中,这种吸收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吸收和融合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并存,共同发展,如楚文化与越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二,吸收和融合不同区域文化的精华。这种吸收和融合,既包括对湖南省内不同地区文化精华的吸收和融合,也包括对其他省区文化精华的吸收和融合,前者如洞庭湖文化与湘南文化的交融,后者如“朱张会讲”带来的湖湘学与闽学的交流。屈原瑰丽神奇的浪漫诗篇,庄子奥妙宏伟的哲理散文,深深地激荡和哺育着湖湘文化。其三,吸收和融合不同学派文化的精华。这一方面表现在湖湘学派宗师在治学过程中敢于博采众长,既不盲目照搬,也不一味排斥其他学派的观点,而是“遍览诸家”,进行批判地吸收和继承,“湖南人治学的态度,不事标榜,不分门户……就是说:不‘党同伐异’”;另一方面表现在湖湘学派弟子既不拘于老师的主张,也不固守宗派,而是择师而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四,吸收和融合外国文化精华。早在王夫之时,他就主张借鉴和吸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的魏源,更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到曾国藩、左宗棠和郭嵩焘等开展的洋务运动,倡导派遣留学生,则是较大规模地向外学习了。

4. 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是历代湖南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

湖湘文化传统中这种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体

现在传统的湖南教育中，则是湘人著书立说、教书育人那种“发人之所未见”的“特别独立之根性”。湘人兴学育人，素来敢于打破常规，反对照搬古人，主张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为更好地传道求仁，张栻不仅对当时的办学目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等进行了更新，并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了他颇具代表性的“四法”：（1）循序渐进，“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序有进”，“戒以勿急于求成”；（2）学思并进，“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徒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3）知行互发，“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而行愈达”，“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4）博约相须，“非博无以致其约，而非约无以居其博”，“博文而约礼，圣人之所以教人与学者之所以从事焉者”。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张栻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因人而进”、“施之有序”、“尽人之材”、“学思相资”等新观点。后世的罗典、陶澍、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人，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从而使教育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湖南教育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5. 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的民风传统是历代湖南教育长盛不衰的根基

湖南自东汉初年出现学校教育以来，就逐步形成一种广大民众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先贤学子、社会绅民、开明官吏重教兴学者，史不绝书。以私学为例，晚清时已遍布全省城乡，仅族学一项，全省 160 姓，691 个分支，共有族学 1144 所。民国年间，湖南的私立学校更为兴盛，数量远逾公立，质量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朱剑凡毁家输产创建周南女中和胡元倓奔走募捐创建明德中学的事迹，更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为筹集创办周南女中的经费，朱剑凡捐献了自己的住宅、花园、田地等共